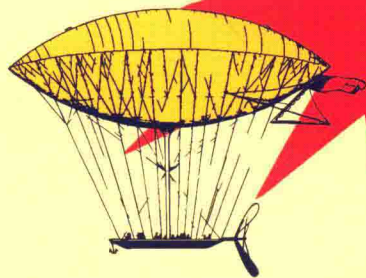


雷·布拉德伯里  
短篇自选集 [第4卷]



Ray Bradbury

## 夏日遇见 狄更斯

(美)雷·布拉德伯里——著  
刘媛 时雨 等——译

# Bradbury Stories

100 of His Most Celebrated Tale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夏日遇见狄更斯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第4卷）

（美）雷·布拉德伯里 著

刘媛 时雨 等 译

BRADBURY STORIES: 100 OF HIS MOST CELEBRATED TALES By RAY BRADBURY  
Copyright: © 2003 BY RAY BRADBU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日遇见狄更斯: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第4卷/(美)布拉德伯里著; 刘媛, 时雨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33-2227-0

I. ①亲… II. ①布… ②刘… ③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4190 号

---



幻象文库

## 夏日遇见狄更斯: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 (第4卷)

(美) 雷·布拉德伯里 著 刘媛 时雨 等译

统筹策划: 贾 骥

责任编辑: 陶凌寅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封面插画: 郭 坝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88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一版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227-0

定 价: 40.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

真不敢相信，我在这短短数十载中竟然写下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可另一方面，我也时常好奇其他作家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的。

对我而言，写作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无须做任何计划或安排，完全是靠本能的驱使。收录在这部短篇集中的所有故事，其灵感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出来的，我必须立即坐在打字机跟前趁着热乎劲儿把它们一股脑儿地转化成文字。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报丧女妖》。当时我在爱尔兰为约翰·休斯顿导演的电影《白鲸记》撰写剧本，我们经常在深夜围坐在壁炉前，品尝爱尔兰威士忌。我其实并不很爱喝酒，但他对那酒很喜欢，所以我也跟着喝点儿。有时休斯顿会在把酒言欢时突然停下来，闭上双眼，听寒风在屋外呼啸。然后他会一下子睁开眼睛，用手指着我大喊，说爱尔兰的天空上盘旋着好多报丧女妖，也许我应该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并招呼她们进来。

他总是这样吓唬我，那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等我回到美国家中时，最终根据他那怪异行为留给我的灵感写下了这篇小说。

写《汤因比暖房器》则是由于当时我们经常报纸标题或电视报道中感受到绝望的轰炸，全社会都弥漫着末日将至的气氛。这种情绪不断发酵，可人们却没回过头去想一想它究竟从何而来，又究竟对我们造成了哪些改变。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这种感觉，决定要做些什么，于是我创造了一个角色来说出我心中的想法。

《劳莱与哈代爱情故事》则源于我对这对完美喜剧组合一生不变的热爱。

很多年前抵达爱尔兰时，我打开一份《爱尔兰时报》，发现里面有这样一则小小的广告：

今日

仅此一次！

为爱尔兰的孤儿们义演

劳莱与哈代亲自献艺！

我一路狂奔到剧院，幸运地买到了最后一张票，还是前排正当中！大幕卷起，那两位可爱的人儿在台上表演着他们最伟大剧目中最经典的场景。我坐在台下，被惊异和快乐深深地冲击，泪水滑过脸颊。

回到家后，那些情景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起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段阶梯旁，就是劳莱和哈代扛着钢琴爬上去的那段，结果他们却是被钢琴赶了下来。于是我让故事继续。

《暗夜独行客》是《华氏 451》的先兆。我在五十五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决定沿着洛杉矶的威尔夏大道走一走。

可是没过几分钟，我们就被一辆警车拦了下来。警官问我们在做什么。我回答他：“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我显然回答错了。警官怀疑地看着我，因为当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整个洛杉矶都没人会在这条道上散步。

我回到家，为此事恼火不已，想不通为什么连散步这么简单而自然的行为都会被制止。于是，我写下了一篇发生在未来的故事，某位行人因为散步而遭到拘捕，并被处决。

几个月后，我又让那位独行客在晚上散步，并安排他在拐角处遇见了一位名叫克拉丽斯·麦克莱伦的女孩。九天后，中篇小说《消防员》诞生了，它后来被扩展成了《华氏 451》。

《垃圾工》的灵感来源于 1952 年初洛杉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当时市长宣布，如果有原子弹击中洛杉矶，那么死难者的尸体将由垃圾清扫工负责处理。他的这番言辞令我怒不可遏，于是我坐下，抒发出胸中怒火，写成了这个故事。

《军令如山》也源自现实。许多年前，我有时会在下午跟朋友一起到国宾酒店的泳池里游泳。那位泳池看管者严厉得几乎不近人情，总会让他年幼的儿子站在泳池边，向他灌输关于人生各式各样的死板规矩。我一天天看着那无止无休的说教，忍不住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他那乖巧的儿子会突然奋起反抗。我坐在桌前，脑海里酝酿着这似乎注定要出现的一幕，写下了这个故事。

《拉斐特，永别了》基于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那是我家隔壁的一位老电影摄影师讲给我听的。他偶尔会到我家来做客，喝上一杯红酒。他告诉我，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是拉斐特飞行队的成员。回想起自己曾经击落德国双翼飞机时他不禁潸然泪下，那些年轻帅气的士兵死前的面容多年以后

仍然在他心头徘徊不去。我无力帮他做任何事，唯有用手里的笔让他获得些许慰藉。

《夏天奔跑的声音》的诞生也实属偶然。我当时正坐在大巴上穿过西木村，一个小男孩突然跳上车，把钱塞进投币箱里，从车厢前头跑到我对面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我无比羡慕地看着他，心想，天哪，要是我有他这身活力就能每天都写一个短篇故事，每晚写三首诗，每月完工一部小说。我低头看向他的脚，发现那活力是有原因的，他穿了一双显眼的新网球鞋。我突然记起在自己成长中的那些特殊的日子。每年刚一入夏，父亲就会带我到鞋店，给我买一双崭新的网球鞋，让我焕发出全世界的能量。我当时在车里就恨不得能马上到家，坐下来写个关于小男孩盼望一双新网球鞋，好在夏日里纵情奔跑的故事。

写《上周一的大碰撞》是因为我当时在都柏林随手买了一份《爱尔兰时报》。报上登着一条可怕的新闻——1953年全年，爱尔兰总共有375名骑车人在事故中丧生。我想，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在美国很少会读到这样的新闻，通常是人们在汽车类交通事故中遇难。接着读下去，我发现了原因所在。在爱尔兰境内有一万多辆自行车，人们总是会以每小时四十至五十英里的速度骑行，然后迎面相撞，所以当头部受到撞击时，必然会遭受严重的颅骨损伤。我想世界上没人知道这一点！也许我应该写个故事出来。于是就那样做了。

《夏伊洛之战的鼓手》的灵感来源于《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某个小演员的讣告，那个演员名叫奥林·豪兰，我看过他出演的很多部电影。讣告中提及他的父亲是夏伊洛之战的鼓手。那些言辞伤感而充满魔力，引我回想起往日岁月，使我立即决定用打字机把心中

的感悟写下来，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写出了这篇故事。

《亲爱的阿道夫》的缘起则更加简单。我在某天下午路过环球影城，遇见一位身穿纳粹制服，脸上还黏着希特勒胡须的群众演员。我不由得设想当他在影城附近或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会发生什么事，人们看到跟希特勒相貌如此相仿的人会作何反应。当晚那篇故事写成了。

从来都不是我支配我的故事，而是那些故事支配着我的双手。每当新的灵感出现时，它们都会命令我赋予它们声音、形态与生命力。正如我在这些年中对其他作家建议的那样：大胆从悬崖上跳下去，在下落的过程中再想法给自己插上翅膀。

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我跳过无数次悬崖，在打字机前头苦思冥想如何给故事加上结尾，好让结局不至于太过突兀。而在刚刚过去的那几年里，我回顾了自己少年时站在街角卖报纸，每天写作的日子，意识到自己当年竟然那么努力。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从悬崖上跳下去？

答案还是那句陈词滥调：出于热爱。

当时的自己不顾一切往前冲，全心全意地热爱那些书籍、作者和图书馆，专注于练就自己，而根本没留意到我只是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天赋欠缺的少年。也许，在脑海中的某个角落里，我是知道的。可我仍然坚持不懈地去写，去创造，那动力就像血液在我体内奔涌，至今未怠。

我总是幻想着有一天，当我走进图书馆，在书架上翻找图书时，能看到印着自己名字的书跟莱曼·弗兰克·鲍姆或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作品摆放在一起，上层书架上还有其他名家的著作，比如说埃德加·爱伦·坡、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还有儒勒·凡



尔纳。我深深地热爱着他们以及他们笔下的世界，而其他作家，像是萨默塞特·毛姆和约翰·斯坦贝克，则使我热情满满，在这些贵客的陪伴下，我早已忘记自己是《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驼背的钟楼怪人。

然而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我褪去青涩，终于成了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成了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褪去旧的自我，是热爱在一路上召唤我前行。

在这本短篇集中，你将读到在我漫长写作生涯里颇具代表性的故事。我深深感念往昔岁月以及激励我不断前进的那份热爱。当我看着这本书的目录时，眼里充满泪水，这些亲爱的朋友啊——这些活在我想象中的恶魔与天使。

他们都在书里了。这是一本精彩的合集，希望你们也能喜欢它。



雷·布拉德伯里

2002年12月

## 目录

恶 龙	1
萧伯纳 - 马克 5 号	5
时间的把戏	18
乞力马扎罗的归魂	24
诗 篇	39
临终祷告	54
快乐机器	66
浴火之凰	84
东方快车一路向北	95
葛底斯堡下风向	110
2004 年 5 月：火星的地名	129
2005 年 4 月：厄舍府续篇	131
永恒与地球	154
死神与少女	176
伊卡洛斯·蒙戈尔费埃·莱特	188
乔治·加维变形记	195

## 目录

小 小	208
砰！你死了！	217
矮 人	234
胡安·迪亚兹的毕生之作	248
草 场	261
夏夜轶事	279
电 车	290
夏日遇见狄更斯	296

## 恶 龙

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

1955年8月

时雨 译

夜色潜入沼泽，走进矮草之间，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已多年没有鸟儿只身飞过这片浩瀚苍穹。许久以前，曾有一些小石头佯装有生命，结果只是崩碎化作尘土。如今，唯有夜晚在两个烤火人的灵魂中游荡。荒地里，这两个男人弯腰站在孤独的火堆旁。黑暗在他们的血管里悄声悸动，在太阳穴与手腕处默默地跳数着时间。

晃动的火光照亮两人沧桑的面庞，在两双眼眸中映出橙色的碎片。他们倾听彼此微弱而冰冷的呼吸，感受眼睑的眨动。最后，一个人用剑捅了捅火堆。

“住手，傻瓜。你会暴露我们！”

“没事，”另一个人说，“恶龙在几英里外就能嗅到我们的气味。上帝啊，这儿太冷了。我真希望自己现在待在城堡里。”

“我们追求的是死亡，不是安眠……”

“为什么？为什么？恶龙从没踏进镇子！”

“安静，傻瓜！独自往来于镇子之间的人都会被它吃掉！”

“那就让他们被吃掉吧，咱们回家！”

“等等，听！”

两人定住了。

他们等待良久，却只听见马匹紧绷的皮肤轻轻地颤动，宛如击打黑天鹅绒的铃鼓面，摇响银制的马镫带扣。

“唉……”另一个人叹口气，“真是一片噩梦之地。这里无奇不有。有人吹灭了太阳，带来夜晚。接着，就在这时，噢，甜美的死亡，听！这条恶龙，他们说它的眼睛是火，呼吸是白色的毒气。你能看见它燃烧着横穿黑暗之地。它乘着硫黄与雷鸣奔走，照亮草地。羊群惊慌失措，疯癫至死。女人产下怪物。恶龙这般狂怒足以令塔墙震颤，化作尘土。日出时分，它的祭品漫山遍野。我想问，多少骑士曾来对付这头怪物却铩羽而归，正如我们的命运一样？”

“够了！”

“还不够！我根本无法在这片荒芜之地分清现在是哪一年！”

“自圣婴诞生以来，已经过去了九百年。”

“不，不。”另一个人闭上眼睛低语，“这片沼泽里没有时间，只有永恒。我觉得若是我现在跑回去，镇子肯定已经不在了，人类尚未诞生，建城堡的石块尚未从矿脉中开采，木材尚未从林子里砍伐。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这片沼泽知道，是它告诉我的。现在我们只身坐在火龙的土地上，上帝保佑我们！”

“你要是害怕，就套上盔甲！”

“有什么用？恶龙无处可寻，我们根本猜不到它的巢穴在哪儿。它在雾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也不知道它去了哪儿。呵呵，套上

盔甲，那样我们就能死得体面点儿。”

银盔甲刚穿上一半，另一个人又停下来，转过头。

越过昏暗的郊野，穿过满眼的夜色与沼泽中心的虚无，风卷起钟表上的尘土。这些钟表以尘土倾诉时间。黑太阳在这阵刚刮来的风的中心燃烧。大风从某棵秋天的树上吹落一百万片烧焦的叶子，吹过地平线。风融化地势，像处理白蜡一样拉长骨头，搅浑血液，令其浓厚至糊烂，沉积在脑中。这阵风是一千个垂死的灵魂，永远混乱迷茫，不得停歇。在黑暗中的薄雾里，这阵风是其中的一抹尘雾。这是一片无人之地，不知有年，亦不晓时分，只有无颜色的空虚。霜、风暴与白色闪电陡然而至，霹雳在巨大的落地绿玻璃窗格后面移动。暴雨浸湿草皮，一切都逐渐消失，直到令人窒息的安静再次降临。两个男人在这冰冷的季节里与他们的热情一同守望着。

“在那儿，”一人低语道，“哦，在那儿……”

几英里外，伴着震耳欲聋的咏唱与轰鸣，恶龙来了。

两人默默扣紧盔甲，骑上马。龙鸣越来越近，一股巨大的气流劈开午夜的荒地。闪烁的黄色眩光迸发在山顶之上，接着，他们便瞧见了恶龙层层叠叠的黑色身躯。由于只能远远观望，因此看得并不真切。恶龙涌出那座山，骤然消失在山峦之间。

“快！”

他们策马向前冲，进入一道小山谷。

“它会经过这里！”

两人的铁拳抓起长枪，拨下马面罩挡住坐骑的眼睛。

“主啊！”

“没错，我们就称主之名。”

转眼之间，恶龙已绕过一座山。琥珀色的巨大眼眸眈眈而视，用红色闪光点燃了他们的盔甲。伴着骇人的哀号与刺耳的呼啸，恶龙径自向前奔去。

“保佑，保佑！”

长枪刺进没有眼睑的黄瞳下方，枪柄瞬间弯曲，即刻人被甩到空中。恶龙撞上骑士，他翻身落下，摔在地上。龙身经过时，黑色肩膀的冲击力掀翻了另一匹马与骑手，将其撞飞到一百英尺外的大圆石上。哀号，哀号，恶龙尖声大叫，周围到处是火。恶龙身下，在令人目眩的滚滚轻柔羽烟之中，闪烁着粉色、黄色、橙色的太阳之火。

“你看见了吗？”一个声音哀号，“和我跟你说的一样！”

“完全一样！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身穿盔甲的骑士，我敢发誓！我们撞到他了！”

“你打算停下来吗？”

“以前曾停下来检查过，但什么都没找到。我不想在这片沼泽中停下来。我很紧张，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但我们确实撞到人啦！”

“我已经拉足汽笛示警了，可那个小伙子真是倔脾气。”蒸汽喷出，吹开薄雾。

“我们会准点到达斯托克利站的。弗雷德，多加点儿煤！”

又一声汽笛在开阔的天空回荡，像要把迷雾摇晃成露珠。夜行列车在火光与狂怒中匆匆穿过溪谷，向上绕过山丘往北行驶，消失在这片寒冷之地。车身驶过，永远地离去，唯有黑烟与蒸汽在随后的几分钟内逐渐溶入麻木的空气之中。

## 萧伯纳 - 马克 5 号

收录于短篇集 *Long After Midnight*

1976 年

吕诗苑 译

“查理！你要去哪儿？”火箭机组成员经过，问他。

查理·威利斯没有回答。

他钻进真空管，沿着发出细微嗡嗡声的飞船肠道一路向下。他向下坠落，心想：伟大的时刻来了。

“查克<sup>①</sup>！你要去哪儿？”有人对他呼喊。

去见某个死了但仍活着，冰冷却依然温暖，永远无法被触摸但会伸手去触碰的人。

“白痴！傻瓜！”

讥笑声回荡。他微笑以对。

接着，他看见自己最好的朋友克莱夫正在对面的坡道向上浮行。

---

<sup>①</sup>查理的昵称。——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他移开视线，但克莱夫通过贝壳形状的包耳无线电呼喊他：“我找你有事！”

“晚点儿再说！”威利斯应道。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笨蛋！”

威利斯双手颤抖轻轻降落时，克莱夫已经向上消失了。在靴子触到地板的瞬间，他感觉到一股全新的喜悦。

他沿路从飞船内部的机械设备旁走过。天啊，他想，太疯狂了。我们离开地球进入太空已经一百天了，而就在此时此刻，大多数船员正在像蚌壳一样合上的床铺里，欲火焚身地拨弄着他们的性玩具，用那些嗡嗡叫的东西触碰自己的身体。这会儿，我又在做什么？他想。就做这个。

他走到一个小贮存井前，往里看去。那里，在永无天日的昏暗中，坐着一位老人。

“先生。”他招呼道，等着对方回应。

“萧先生，”他低声说，“嘿，萧伯纳先生。”

老人突然睁大双眼，似乎刚吞下了某种观点。他抓住自己瘦削的膝盖，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神啊，我真的全盘接受了！”

“接受什么，萧伯纳先生？”

萧先生用亮蓝色的双眼凝视查尔斯·威利斯。

“这个宇宙！它思，故我在！所以我最好是接受，嗯？坐吧。”

威利斯坐在贮存井前面的阴影里，紧抱着膝盖，心中因为再次来到这里而升起一股温暖的、只属于自己的喜悦。

“小威利斯，需要我读读你的心，然后说出自上次我们聊过之后你都遇上了些什么事吗？”

“您会读心，萧先生？”